

郑振铎

1957 年日记（一）

Archives Library 档案架

一月一日（二）阴。

七时许起。欲写文，未成，只是整理些书而已。书太乱，非整理一番后，不能找得出来也。有书等于无书，要书何用！故非努力加以整理不可。十时许，到夏衍处闲谈。十一时许，到小箴处，和孩子们玩了一会。饭后午睡。下午，继续理书。近七时，到怀仁堂看京剧。七时半开演，有李多奎的《钓金龟》，谭富英的《捉放曹》，张君秋的《祭塔》，马连良的《放火取印》，均是不大演的戏，颇佳。十一时许，散。

一月二日（三）阴，有日影。

六时许，起。仍在理书。八时，到部办公。将《版画史》的注解加以补充。十二时半回。午饭后，稍睡。四时许，到琉璃厂。知平安里书贩白某，近收得明红格抄本《说岳精忠通俗演义》，有彩图，即偕孙景润去到他家，值其外出，未见到书。整理《版画史》注。九时许，即睡。

购得刘喜海刻《宝刻类编》，颇罕见也。

一月三日（四）阴。上午，大雪。

近六时，起。十时许，赴考古所。十二时许，回。饭后，午睡。三时许，到飞机场，迎接周总理回国。时积雪已消，风和日暖，殊有阳春气象也。四时，回，沐浴。七时许，偕箴赴国际俱乐部。今晚，为庆祝缅甸联邦共和国成立九周年纪念，中缅友协举行电影招待会也。我和吴巴茂都讲了话。电影是彩色的《宋士杰》。十时半，归。

一月四日（五）阴。下午，晴。

六时许，起。八时半，到部办公。路工来谈。九时许，到全国委员会开工作会议。十二时半，回。饭后，午睡。三时许，到琉璃厂来薰阁，见到明红格抄本《大宋中兴通俗演义》第七、八、九卷一册，中有彩绘插图若干幅，索价乃为三千元。为之愕然！购普通书数种，回。六时，偕箴赴北京饭店，参加缅甸联邦共和国九周年纪念庆贺酒会。酒喝得不少。晤冠华、奚若、春晗诸人，谈颇畅。八时许，回。到百货大楼，一无所购。赴裱糊胡同，和孩子们玩了一会。九时许，归，即睡。（路工携《绿窗女史》等书见示，插图甚佳。）

一月五日（六）阴，有日影。

五时半，起。八时半，到部办公。上海古籍书店的书已寄来，价甚昂。和金燦然谈古籍出版事。刘哲民来京，恰相左。整理书房，比较得可多容纳些书了。饭后，午睡。上海来青阁的书，已寄到，好书不多而价昂。沈氏世楷堂印的《昭代丛书》乃

昂至六百元！从前（就在四五个月之前），在北京就有两三部，定价60元还卖不出去。百余日之间，情况乃大变。古书肆门庭如市。胡愈之到东北视察，东北人民的图书馆长汪某告诉他说，花了二十万元，买了满满地一库书，且都是和郑某某抢购的。未免夸大其辞！（昨夜酒会时告诉我的）

连日在整理《版画史》，即将付印。一上了手，就觉得有不少问题，处处得查书、找书，花的力气可还要不少！

一月六日（日）晴。

六时许起。沐浴。想做很多事，但终于匆匆忙忙地把时间消磨过去了。十一时许，赵万里来。赵世遄来。刘哲民来。他们在此午餐。赵世遄借去明刊本《农政全书》二册。近二时，他们散去。午睡，甚酣。四时半，到隆福寺修缘堂、文渊阁一行，所得不多。近来，购书的热潮已经过去，好书却也十分地少了。六时，到余心清宅晚餐，有仲勳、冠华、张彦诸同志，喝了不少酒，吃鹿筋。十时半，归。觉得浑身很热，出汗。

晨得予同信一，甚为感伤！

一月七日（一）晴。

七时许起。早餐后，忽觉肚子痛，不知是昨夜吃坏了，还是今早吃坏了。只是腹的下端，阵阵作痛。泻了好几次。到部办公，得上海古籍书店及来薰阁来信，知《诗慰》已寄来，甚为高兴！十二时，因肚痛未已，即归。未吃午餐，即脱衣入睡。三时许，起，又泻了几次。甚觉疲倦，又去躺了一会。傍晚才起床。在客厅听音乐，看高上奇《金鼈退食记》等书（《说铃》本），开卷有得。八时许，食面包二片，白兰地一小盅，即睡。

夜睡甚酣，腹疾殆已愈矣。

一月八日（二）大雪。

五时许即醒。六时许，起。八时许，到部办公。开部集体办公会，谈了不少问题。下午，二时半，开政协全国委员会会刊编委会，说话者甚少，不知何故。第一期稿，已大致确定，月底可出版也。五时半，回。晚饭后，到西裱糊胡同，和孩子们玩了一会。九时许，到百货大楼购物。回时，已将十时了。

一月九日（三）晴。

六时许起。八时半，到部办公。杭州灵隐寺和尚性空，持宋云彬信来访。灵隐大殿的佛像果然造不起来，还须将北海天王殿的三尊铜佛运去。他们纷纷扰扰，何所为乎？事前不深思熟虑，必会有后悔的一天也。最怕的是“返工”，恰恰“返工”的事十分的多。“可怜无补费精神”，岂止此一事乎！九时，开部务会议。十一时许，到考古所，晤尹达、作铭等，解决了好几个问题。李子魁来谈。近一时回。饭后，午睡颇酣。五时许，刘哲民来。夜，七时半，到政协礼堂，看徐平羽、吴育所率领的艺术代表团的汇报演出。有乱改的，也有改得好的。十时半，回，即睡。

一月十日（四）晴。

七时许起。八时半，到部办公。赵其文来谈。下午二时半，开《政协月刊》编委会。五时许，散。夜，刘开渠来谈，原来是关心他自己的工作问题。本来要写些文章，因此，写不成了。九时半，睡。

一月十一日（五）阴。

六时许起。八时半，到部办公。九时半，到政协礼堂开会。十时半，即散。到北京图书馆看书，翻阅《三礼图》、《诗慰》等，抄了《诗慰》的全目而回，已将十二时半了。下午二时，到政协礼堂开学习《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》的座谈会。先由千家驹报告，然后分组座谈。近六时，散。夜七时半，偕箴同赴捷克大使馆晚餐。谈了很久，喝了不少酒。十时许，回，即睡。

一月十二日（六）晴。

五时许起。写了杂感二则。八时半，到《政协月刊》编辑室，将《考古游记》及《杂感》交去。近九时，到政协礼堂第二会议室，参加“1956年下半年视察工作座谈会”的文化教育组座谈。我是召集人。大家兴致很高，谈出了不少问题，特别是文物、文化问题。十二时许，散。下午三时，刘哲民、路工来。五时许，同到隆福寺一行，购得《全金诗》及彭廷梅《国朝诗选》等。七时许，回。九时半，睡。

一月十三日（日）阴。

七时许起。沐浴。九时半，到隆福寺修须堂，购得《全唐诗话》、《宝善编选刻》等。十一时半，到广济寺，应齐燕铭约午餐也。在座有叶菩虎、孙人和、赵万里、邢赞庭等。谈至二时许，复偕赴琉璃厂，历访各肆。至来薰阁，取回《唐人四集》。晨闻孙助廉云：来薰阁曾将篆刻数书的木板作柴火烧去。这时，细细访之，知只烧去二十多块，已严禁其再作此举矣。四时回。五时许，何其芳借钱钟书来；罗常培与吕叔湘来。谈吴晓铃转所事。六时许，晓铃来。王西微来。吴晗来。他们在此晚餐。吴南育【来】。餐后，客散，独与西微、南青、晓铃谈昆曲事，颇有所感。十时许，他们亦去，即睡。

一月十四日（一）雪。

七时许起。夜睡不安，在床倚枕看书者久之。昨夜大雪，至晨未已。一片莹白，殊可喜也。八时半，到部。沈从文来谈。十一时，到考古所。近十二时，到隆福寺鸿文阁，阅其从杭州得到的文溯阁四书（库）总目残本。多增改处，疑是从“奉天”散出者。购陆雪龙编的《翠娱阁评选行笈必携》“文韵、文奇、诗最、词菁”等十种。中饭，饮酒数钟。午睡到四时许，方起床。雪已止，晚霞映在白雪上，紫光闪烁可爱。天边暮色，五采欢跃。夜，阅书。十时许，睡。明月照积雪，清光白洁异常。

一月十五日（二）晴。太阳光照在积雪上，光采耀目。

六时起。八时半，到文化部办公。晤乃乾、蕙玉、燦然、仲超等。到文物局，看朱偕捐献的《水经注》、《鸭江行部志》等。又见到新购的韩滉《五牛图》及《纺车图》等。十二时半，归。饭后，午睡了一会。二时，到文联，开有关关汉卿纪念的会议。近五时散，即回。阅吴沃尧的《我佛山人札记小说》四卷（起庚戌二月十五至同年五月十四日的《舆论时事报》第三版剪贴本），旧体裁，旧作风，不足存。独《捏粉人匠》一则有反抗帝国主义侵略的意义耳。（卷四）九时许，睡。

一月十六日（三）晴。

上午八时半，到政协礼堂，开第二次的1956年下半年视察座谈会。九时开会，仍由我主持。到者甚为踊跃，发言者也十分起劲。所谈的多为高等教育及科学院问题。十二时，散。饭后，午睡。理书。刘哲民来谈。七时许，去。夜，写书目数则。

一月十七日（四）晴。街上积雪已将融尽，天气甚暖。



郑振铎三十年代摄于北平



1983年新建的琉璃厂东街

1983年

六时起，八时半，到部办公。近十二时回。理书。午睡后，又理书，准备给刘哲民带回上海，编印《中国古代版画从刊初编》之用也。初编共选三十六种，内容甚佳，多有用之要籍，固不仅以版画著也。四时许，哲民来，谈了好一会。路上来。斐云来。小箴今天搬家，孩子们在此一天，故甚为热闹。七时许，他们在此晚餐。九时许，散。又将元刊本《杂剧三十种》托哲民带沪印珂罗版。

一月十八日（五）晴。天气甚暖。

七时起。八时半，到部办公。周绍良来，借去《红楼梦微言》四册。斐云来，取回《云烟过眼录》二种。十一时许回。写信给方行、家晋等，托哲民带去。十二时许，到飞机场接茅盾等，他们从印度回也。一时许，午饭。饭后午睡。下午，整理《陶渊明确集》。理发，沐浴。六时许，到小箴新居。七时，到国际俱乐部，应苏联代办约，参加为苏联文化代表团举行的招待会。和艾德里（林）谈了一会。冷餐后，看电影：《周总理在莫斯科》和彩色片《狂欢之夜》。后者充满了美国式的作风，很看不惯。被称为“转折点”，不知何故？十时回。

一月十九日（六）晴。天气颇暖。

近六时起。八时半，到部办公。与陈明达、罗哲文谈编古迹名胜图谱事。十二时半，归。饭后，午睡。三时半，到隆福寺三友堂、修绠堂，得倪元璐《代言选》及明游氏活字本《文章辨体》，并购水仙花数十束归。五时许，又到琉璃厂，购一插花的敞口瓶。至富晋、邃雅、来薰等肆，取得曹学佺《大明一统名胜志》数束残本归，并得到明嘉靖傅钥翻元大德本《白虎通德论》（是二卷本，非十卷也）。满载而归，不觉已暮色苍苍矣。夜，整理《一统名胜志》，合那三束残本，仍阙广西一省，又湖广的首四卷，广东的三卷。（以邃雅本为最好）一书之全，其难至此乎！《石仓诗选》亦取来一束，却是沧海之一粟，万难配齐。写书衣题识数则。灯下观书，检书，不自知其辛苦也。得舒一信，甚为高兴。近十一时，睡。

一月二十日（日）晴。

七时起，在家理书。发致舒信一。赵万里来，得见龙泉出土的唐或五代印刷的经卷一张，从火焰中救出物之一也。各书肆来。十一时，苏联汉学家艾德林来，戈宝权夫妇来，康濯、陈白尘、阿英、王任叔来，在此午餐。餐后，同到文联大楼，听俞平伯等清唱《琵琶记》广寿、南浦、描容、扫松、书馆等出。五时许，回。不知何事，忙忙碌碌地到了近十时方睡。（只是理书，看书也。）

一月二十一日（一）晴。

三时许即醒来，辗转反侧，不能入睡。朦胧入睡后，至七时许方起来。八时四十分，到政协礼堂，开视察座谈会。所谈的均是教育问题，显得十分严重。十二时散。饭后，午睡。三时，到政协礼堂，参加常委会，讨论筹备第三次会议事。至五时许，散。晚饭后，看杂书。情绪不佳。八时许，即睡。周耿来，未见。中夜，醒来数

次，倚枕看渔洋山人《池北偶谈》等，又朦胧入睡了。

一月二十二日（二）阴。

七时许起。到部办公。下午，政协文化组开座谈会，讨论1957年的工作计划。初步拟定以出版、电影、工艺美术、绘画等为座谈中心的半年计划。五时许回。夜，看书。（上午伊思来，送来《古本戏曲丛书》三集的清样二十一册来。）

一月二十三日（三）晴。很暖和。

六时许起。九时，到政协礼堂开视察工作座谈会。反映的意见很多。下午二时半，参加怀仁堂毛主席等接见全国专业团体的歌舞会演的代表们。三时许，到文联大楼，参加《关汉卿全集》编辑讨论会。

一月二十四日（四）晴。

六时许起。八时许，到文化部办公。参加部务会议。下午，三时许，到隆福寺各书肆，得到不少书，并还了些书账。七时许，偕贝贝到怀仁堂看全国歌舞会演。其中有佳者，但坏者亦不少。有“一致感”，是其大病。十一时，回。

一月二十五日（五）阴。

六时许起。八时半，到部办公。参加部务会议。十时半，到政协礼堂，参加工作会议。下午，二时半，到政协礼堂，参加学习座谈会。七时，到文化部礼堂参加“庆祝印度国庆七周年纪念”。十时回。连日阅万历本《古今廉鉴》，颇有所感。有好些动人的故事，应该加以重述，为今日的借鉴也。

一月二十六日（六）晴。

六时许起。八时许，到部办公。十一时许，到考古所，一人俱无，盖均去听胡乔木报告去了。到隆福寺各书肆一行。所得甚少，仅在大雅堂见到几部书比较好耳。三友堂有《十竹斋笺谱》，未见到。饭后，午睡。二时半，到部，各部长碰头会也。徐光霄报告澳新之行。七时许，到北京饭店，赴印度国庆招待会。宴罢，放映电影（印度的歌舞片）。十时半，回，即睡。

一月二十七日（日）晴。暖。

七时半才起身。甚倦。路上来，见周曰校本《三国演义》残本，甚佳。十时许，偕往康生同志处，见到好些书及古物。午睡甚酣。近四时，到隆福寺大雅堂，购得《三渔洋口刊》及《说文长笺》等，满载而归。到小箴处，在那里吃打卤面。七时许，赴文联大楼看川戏。李笠翁的《风筝误》一折（洞房），甚为不好。余则均颇佳也。十一时回，即睡。

一月二十八日（一）大雪。

夜间不知何时，竟下了大雪。院子里一片白色，雪仍在下，未停。

七时起。八时半，到部。看了几个公文，即赴政协礼堂，主持视察座谈会，见到《政协月刊》第一期，尚为满意。饭后午睡。三时许，到琉璃厂，好书益少矣！仅得《山晓阁明文选》。五时许，回。九时，睡。

一月二十九日（二）晴。暖。街雪已融成水。

五时许起。写信给舒。八时半，到部办公。开部务会议。十二时，到政协全委会，开政协会刊编委会。决定：第二期会刊要在二月底之前出版。就在那里午餐。二时许，到人民英雄纪念碑筹委会开会，讨论工程进度及雕刻。五时许，在那里晚餐。因未午睡，



高福寺

甚倦。六时许，回家休息一会。七时，到文化部礼堂，宴请部的专家们也。九时许，回。心里很不痛快，愤愤而睡。

一月三十日（三）晴，有风。

今天是阴历的“大年夜”。八时半，到部办公。十一时，到隆福寺各书肆，购书若干。到考古所，偕陈梦家赴美院看李可染画展，不料已经收场。到月牙胡同，接新旗、吴儿回家。午睡了一会。下午二时半，到部，开部务会议。四时许，到故宫神武门楼上，看西藏佛教艺术展览。实在太不高明，“不展可也”。夜，小箴夫妇等在此吃“年下（夜）饭”，甚为热闹。近十时，睡。

一月三十一日（四）晴。有春意。

六时起。今天是“年初一”。九时许，到暨菊农及陈叔通处拜年。陈处，客人甚多。偕陈惠逊琉璃厂，甚为寥落。购书一部。归途，到许广平处一行。下午，客来不少。因午睡，有未晤者。六时半，晚餐。餐后，到怀仁堂看昆剧，无非是嫁妹、胖姑、夜奔、拾画叫画之类，独王昭君“出塞”，较为罕见。十一时，回，即睡。今天下午，看《周易录》，摘出材料不少。

二月一日（五）晴。

起身已七时许。沈兹九等来，为《中国妇女》索稿也。小箴夫妇及孩子们来此拜年，甚为热闹。菊农来。秉琦来。斐云、路工、冶秋、惠玉、王益等，在此午饭，商赴安徽访书事。下午，午睡甚久，来拜年者多未见。傍晚，携新旗到琉璃厂，诸摊均已收矣。九时许，小箴等回。即睡。

二月二日（六）忽夜间下大雪。

六时许起。沐浴。欲写稿，未成。只看《周易录》等书，得些材料。何其芳、毛星来。健吾夫妇来。廖静文来。下午，午睡。不知何故，什么事也不能做。伤风甚剧。雪未消。中饭、晚饭时，均喝酒。很快地就天黑了。

二月三日（日）晴。大雪未融，甚清白可爱。

七时许起。八时半，到陈梦家、夏鼐处。近十时，回。肖秉谦来谈，老同学也。午睡后，到西郊，访钟书夫妇。访向达、健吾均未遇。到东大地访其芳及翦伯赞。伯赞的住宅收拾得十分干净。归时，已暮色苍茫。晚餐后，到小箴处。母亲等均已在彼。和孩子们玩了一会。携新旗到百货大楼买玩具。九时半，与母亲等同回，即睡。中夜醒来，辗转不能入寐。

二月四日（一）晴，有风。街雪已经开始融化了。

六时半起。八时半，到部办公。阅舒模报告一篇，其中“似是而非”的话很多，总缘功夫不深也。十时半，到美展看于非闇等画展。付前购陈半丁画款120元。到市场购物。到考古所。饭后，午睡。下午三时半，到琉璃厂。在荣宝斋，晤郭沫若先生。在书摊上购得《梵天口业录》一部。晚上，倚枕读之。午夜醒来，又读之，尽四卷。多“掌故”，但多半不注出来历，不知是否可靠。像这一类的书，最好是言必有据，才会有用。否则，辗转抄袭，会误引入歧途的。其中，颇有新鲜的东西，不是人云亦云之读物，当是读书有得者。

二月五日（二）晴。颇冷。

五时许醒。到部办公。有“集体办公”，研究的是美术事，略谈即出。在文物局谈了好一会。赵万里、路工等来谈，他们今晚即赴安徽了。下午，赴琉璃厂各书肆一行，购得书数种。七时半，请罗哲文夫妇、徐帆夫妇、何国基夫妇、空了、小篋等，到全聚德吃烤鸭。等了好多时候，才有空座。九时半回，即睡。

二月六日（三）晴。冷。

七时许起。到部。近九时，到政协礼堂参加座谈会。我说了三点意见。下午，到隆福寺，只购得几部石印书回来。买兰花一盆。晚饭后，到陶孟和处闲谈。九时许回，即睡。

二月七日（四）晴。下午，有风。寒流将至。

七时许起。八时半，赴北大，主持文学研究所的所务会议。下午三时许，到部办公。在文物局闲谈工作方法，颇有所感。空了在此晚餐。餐后，回到月牙胡同，和小点儿等玩了一会。回到百货大楼购物。九时许，回。即睡。

二月八日（五）有风，甚冷。晴。

六时许起。八时半，到部办公。十一时许，到隆福寺各书肆一行，得到残本《江文通集》（明嘉靖刊）等。下午二时半，到政协礼堂听王芸生、陈瀚笙及千家驹报告。五时半，到月牙胡同，和小孩们玩了一会。六时半，到国际俱乐部晚餐，应曹禹约也。酒喝得不少。归时，已醉，倒头即睡。久无这样的陶然了。

二月九日（六）冷。晴。

七时许起。余醉犹在。八时半，到部办公。十一时许，到考古所，他们都去听报告去了，空无一人。下午二时许，再到考古所。四时许，到文化部，部长碰头会也。谈到近六时半才散。由我报告人大、政协视察座谈会上有关文化部的意见。晚上，看书。甚觉寂寞。不到九时，即抛书入睡。

二月十日（日）晴。冷。

六时许起。看书，理书。十一时半，偕篋、贝到颐和园听鹂馆，应郭沫若约午餐也。到者都为《虎符》的演员。回家已将四时矣。午睡了一会。夜，未外出，很早就倚枕看书了。

二月十一日（一）晴。

六时许起。八时半，到部办公。十时，开部长碰头会，处理些人事。饭后，未外出，但也没有做什么事。寄书一包（古今小说）给舒。六时许，洪深夫人、黄琪翔（翔）夫妇、余心清、习仲勋、张执一、徐冰、郭沫若、黄绍雄、汪锋诸位陆续来，约他们在此晚餐也。酒喝得不少，但菜不甚佳。八时半，散。不久，即睡。

二月十二日（二）晴。冷。

七时许起。八时半，到部办公。伊见思来。九时，开部务会议，讨论机构调整事。稍觉不适。午睡后，三时半，赴飞机场，迎接周总理。五时半，回。即躺在床上，因肚泻，且微痛也。中夜醒来一次。

二月十三日（三）晴。冷。

七时许起。经一夜休息后，早起已觉霍然。八时半，到部。不久，即赴政协礼堂，开视察座谈会。将此会结束了，即散。颇有成效，得到了不少有益、有用的意见。下午，到美院看叶浅予写生素描，究竟题材不丰富，且抓不住要点、重点，始是修养与观察力不深厚之故。四时许，到月牙胡同跟孩子们玩了一会。七时许，回。很早地就入睡了。夜月明甚，但甚冷，无意步月。

二月十四日（四）阴，后晴。冷。

七时许起。八时半，到部办公。晤伊见思、吴仲超及张尔健诸人。九时，开部务会议，讨论文物局等机构人员精简事。十二时，到考古所，写一信给陶孟和，并附我国驻印大使馆来函一件，谈购考古书事。下午，三时许，到苏联展览馆，参观农业展览会的进展。太乱、太杂，面面俱有，而均不全不备。此实任何“展览”的通病也，亦即重点不突出。仅水利馆较好。迁途到琉璃厂，在来薰阁得玉楮、蔡忠襄（惠）二集，又得《松陵集》，均甚佳。又购好古国（阁？）书店的《杨龟山集》、《澹然居士集》、《雅宜山人集》等，均甚佳，大有收获也！今夜是阴历元宵佳节，迎圆月而归，大为欢悦！晚餐，吃“元宵”，阅所得书，作“题识”二则。近九时，倚枕读书，不知何时，却抛书入睡矣。

二月十五日（五）晴。有风。

七时许起。八时半，到部办公。在文物局见到捷克摄影家所摄风景器物图，不甚佳也。写信给赵朴初、占籍、来青。下午四时许，到隆福寺，文澜阁有数书，甚佳，皆有关福建者，惜未及见之。修绶堂从山东来的书太少，无甚好的。夜，倚枕看书，不觉入睡。中夜醒来，又看书，尽《宝颜堂秘笈》数册。

二月十六日（六）晴。

七时许起。小院里鸟声细碎，残雪尚未消尽。上午八时许，到文学研究所主持全所会议，由何其芳报告1956年研究工作检查情况，由我加入补充，说明要加强计划性、纪律性及联络工作。最后说明要消灭研究工作的空白点，要有新的力量的补充。下午，二时半，在沈部长家举行部长碰头会。四时许，钱俊瑞从中央开会后，传达毛主席的谈话，精辟之至。有关百家争鸣的一节，尤言人所未言。这是上最精彩的马列主义的一课。七时，到文联大楼，听周荃菴等的昆曲彩排，果然不同凡响。《小宴》、《寄子》尤佳。虽嫌生疏，然无习气。惜未去喝茶，未看《游园》，听说也很不坏。回时，已将十一时半了。即睡。

二月十七日（日）晴。冷。

昨夜不知何时，下了一场大雪。清晨，闻院中扫雪声而醒，时已将八时了。沐浴。上午，在书店乱翻书而阅。开卷殊有得也！陈梦家来谈，借去明板（版）《鲁班经》二册。小箴、宛真来。下午三时，到政协礼堂，参加常务会，由周恩来同志主持，通过特邀代表五十一人，后又提出徐森玉先生等十人，闻亦经副主席等讨论通过。此次会议，会期极长，参加者总在一千人左右。近七时，回。七时半，到文化部参加“全国声乐教育会议”的演奏会，以苏凤娟和应尚能最好。苏咬字清晰，实新歌人所罕见者。到小箴处一行。十时半回，即睡。雪已融尽，但大冷。

二月十八日（一）晴。

七时许起。九时，到政协礼堂开视察各组座谈会。十一时许，到部办公。发致森五一信。下午，午睡到近四时才起床。倚枕看书者久之。到中国书店，得蒋西圃手校《牟巘陵阳集》一部（残），颇为高兴。借箴同到东安市场，购水果。后同到黄琪翔

历史
档案

宅晚餐。有郭老、心清、汪烽、张执一、徐冰、仲勋及黄绍雄夫妇等在座。菜肴甚精。九时半回，即睡。箴在打牌，将近午夜才回。夜，有恶梦。

二月十九日（二）晴。

六时半起。八时半，到部办公。九时，集体办公开始。午睡一会。二时半，到政协礼堂三楼，听周恩来总理报告八十天的国外访问的情况。深入浅出，极为动人。今天的国际形势，可了如指掌矣。“听君一席话，胜读十年书。”直到八时，方才散会。坐了五个半小时，而无倦容，可见其吸引力之大。晚餐后，即睡。

二月二十日（三）晴。

五时许即起。沐浴。时残月在天，余雪在庭，四无人声，仅尔康的读书灯已荧荧开亮。浑身觉得很舒服，很有劲。八时半，到部办公。九时，部务会议，因事请假。十时，到嘉兴寺参加袁仲贤同志追悼会。他曾任我国驻印度大使。我们在印时，深得其助。他身体很好，乃不幸患肺癌而死，可悼也！十时半，到考古所，将明拓本礼器碑一册交给陈梦家。到隆福寺，得到明末刊本《丁卯集》和万历本《潜舆纪胜》，均佳。《十竹斋笺谱》仍未见到，其中必有讹诈！下午，四时许，到琉璃厂，遇到张翼老。在各肆阅书，颇有所得。取回来薰阁的《柳絮集》、《国朝诗品》等，遂雅斋的《乾隆戊戌缙绅全录》及《容台集》等，可谓“满载而归”！但书债何时还之乎？夜，阅书。九时许睡。有梦。

二月二十一日（四）阴，后晴。

七时许起床。八时半，到部办公。整理视察座谈会记录。下午，在家理书、看书。七时半，到部礼堂参加“声乐教育会议”的联欢茶话。周总理亦来。十时许，回。即睡。今日得舒信，殊为凄苦。不知病况如何？甚念之！

二月二十二日（五）阴。下午晴。

七时许起。八时半，到部办公。继续整理视察座谈会记录。参加部务会议，到一时半才回。下午四时许，到考古所，晤石兴邦，谈西安考古发掘事。到隆福寺文溯阁，恰遇他们在“评价”。在修绶堂得到几部单本书。在三友堂取来《十竹斋笺谱》四册，内容已改动不少。作价420元，尚不为昂。七时，到国际俱乐部，应印度大使尼赫鲁夫妇约，在那里吃饭，并看周总理访问印度的影片及印度歌舞故事片。到者都为各国大使及外交部中人。酒喝得不少。十一时半，才散。入睡时，已过午夜矣！

二月二十四日（六）不知何时，已下雪。这是春雪。下不大。

七时许起。八时半，到部办公。继续整理视察座谈会记录，毕。唐弢、柯灵、张骏祥、周小燕、熊佛西来谈。他们是到北京参加政协会议的。《青年报》的记者四人（《彗星》编辑）来谈。十一时许，到考古所，徐森老已在那里。谈到十二时，回。饭后，稍睡一会。二时，到政协礼堂参加常务会，讨论第三次会议的议程等事。无谓的争论太多，时有令人大笑的妙语。直开到六时半才散会，但心情很轻松。到小雅宝胡同黄绍雄家晚餐。也喝威士忌（士忌）一瓶。菜肴甚精，大有特色。在座者为郭老夫妇、心清、仲勋、汪烽、执一、陈半丁诸位，谈笑其欢。九时半，散。有微醺意，即睡。

二月二十四日（日）院中满是白雪，天气颇冷。

六时许起。发舒信一。洗足。理书。十一时许，森老来。其后，唐弢、柯灵、佛西来，梦家来，骏祥、小燕来，吴耀宗夫妇来。他们在此午餐。看了些珍本书，谈

得很高兴。二时许散。午睡到四时。赴琉璃厂，在邃雅斋得钱谦益在明末选的《唐诗选玉》，明覆宋本《国秀集》，明刊本《白榆集》及《纪效新书》等。惜徐桢卿《谈艺录》一册，为李一氓夺去！在来薰阁得明末刊本《橘中秘》，明刊本《四唐诗汇》，清初刊本《宋元诗善鸣集》等，皆较好的书也。傍晚，到前门饭店访森老，就在那里晚餐。菜甚劣，鸡与猪肉皆罐头物也。晤高觉敷、徐寿轩、唐弢、柯灵诸位。七時半，回。喝了几杯酒，不觉欲眠。不及九时，即入睡。

今晨隆福寺某贾送来《苍霞舄》、《明诗穆如集》等。

昨天上海来青阁寄来林岫《螭螭集》，甚佳。

二月二十五日（一）积雪未消，天气甚冷。

五时许，醒来。七时起。沐浴。甚畅适。八时半，到部办公。十时半，到政协礼堂参加政协常委会，讨论了几件事。会期又将改到三月初了。下午三时，到政协礼堂开政协二届三次全体会议的筹备会，由章伯钧、李维汉说明会议的筹备经过及精神。四时许，开小组会。近五时散。在灯下读《唐诗选玉》及于源的《柳隐丛谭》与《灯窗琐话》。开卷有得，即在《琐话》里，见到《燕山外史》作者陈球的有关记载二则。倚枕读诗，不觉抛书入睡。

二月二十六日（二）晴。午睡。

五时许，即起身。残月在天，细如黄牙，繁星散缀，寒气袭人。八时半，到部办公。发给邵曾祺信一。九时，到政协礼堂，参加座谈会。下午二时半，到故宫博物院，看《五牛图》等古画。金冬心的一册，最动人。四时半，到政协礼堂，参加座谈会。七时，到小箴处看孩子们。新旗因病又由托儿所回家了。七时半，到部，参加招待专家的茶话会。有表演，无非陈陈相因的节目。九时，回。十时睡。

二月二十七日（三）晴。转暖。

七时许起。八时半，到部办公。九时，开党组扩大会议，传达毛主席的谈话。十一时许，到考古所，晤夏作铭等。下午三时，到怀仁堂，听毛主席报告，说到的，十一个问题，以敌我之间的矛盾，人民内部间的矛盾为主，而尤以如何处理人民内部间的矛盾说得更多些。足以解决了不少迷惑的见解。七时许，散。足足谈了四个小时，风趣横溢，进有妙譬，毫不觉得时间之长也。这才不是八股！这才真是马克思主义者的谈话！出怀仁堂，即到新侨饭店，应曹禺约也。有陈同生、郭沫若夫妇、心清、汪烽、张执一等，黄酒颇佳，喝得不少。九时许，归，略有微醺意。即睡。得舒一信，甚慰。

二月二十八日（四）阴。下午，微雪。已有春天气息。

不到六时即起。开灯工作。八时半，到部。九时，到政协礼堂，参加座谈会，即讨论昨天毛主席的报告。向达牢骚甚多。下午，三时，仍赴政协礼堂参加座谈会。四时半，先行退出。到琉璃厂，购墨数锭，宋板（版）文选数页。在富晋，选了些书。在邃雅斋，取回前选的《太上感应篇图说》等。在来薰阁，阅宁波、杭州所购书。虽多残本，而内容丰富极了！明人集尤多罕见者。其中有陈大士《已吾集》，惜已为他人选去。予得《陈耀文集》，张燮、汪士贤刻六朝人集等数十种，均极佳。直到八时半才回，浑忘晚餐未进矣！不仅眼饱，腹亦饱了。甚是高兴！九时半，倚枕看书。不知何时入睡。冒雪访书，最有兴致。街上行人寥寥，书肆中亦寂寂无人，乃得从容谈话，细访书踪也。（未完待续）

[责任编辑：何品]